



山东文物丛书

The Series of Cultural Relics
in Shandong

建筑

Architecture



山东友谊出版社

建筑

Architecture

总 主 编 朱正昌

副总主编 高挺先 王凤胜 张长森

编 著 由少平 常兴照 等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由少平, 常兴照编著.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10

(山东文物丛书)

ISBN 7-80642-403-2

I. 建... II. ①由... ②常... III. 古建筑 - 简介 - 山东省 IV. 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6880 号

山东文物丛书

建 筑

总 主 编 朱正昌

副总主编 高挺先 王凤胜 张长森

编 著 由少平 常兴照 等

出	版: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 - 7306 发行部 (0531) 2906414 (传真)
发	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规	格: 880mm × 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20.75
插	页: 8
字	数: 52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42-403-2
定	价: 116.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山东文物丛书编辑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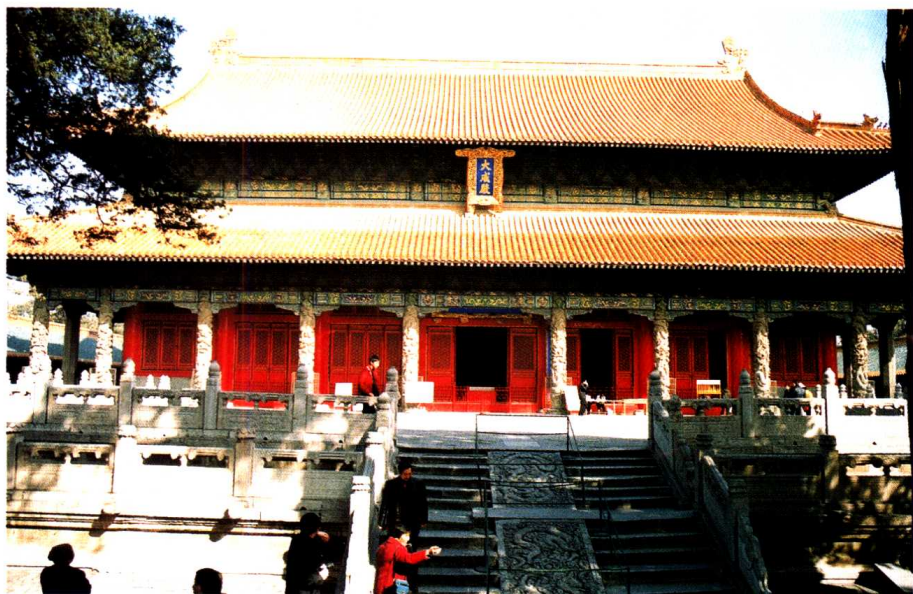
顾	问	吴官正	王 鲁 鲁		
主	任	朱正昌			
副	主	高挺先	王凤胜	张长森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凤胜	由少平	朱正昌	李亚平
		刘致福	张从军	张长森	钟永诚
		聂宏刚	高挺先	谢治秀	



青岛·德式官邸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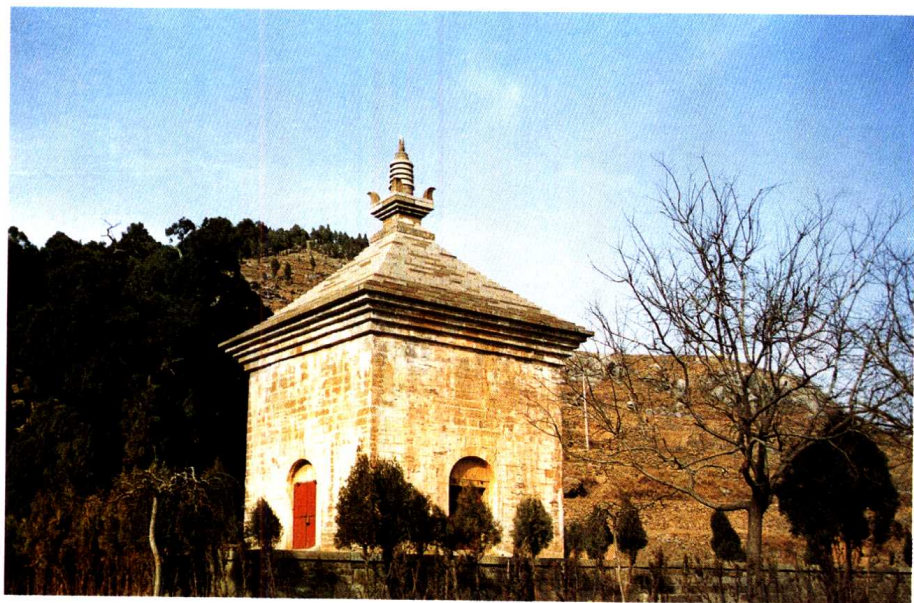
泰安·岱庙天贶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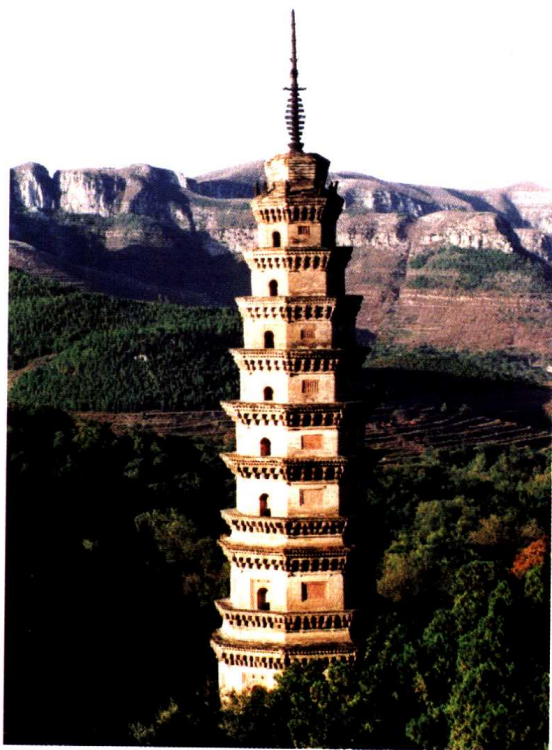
曲阜·孔庙大成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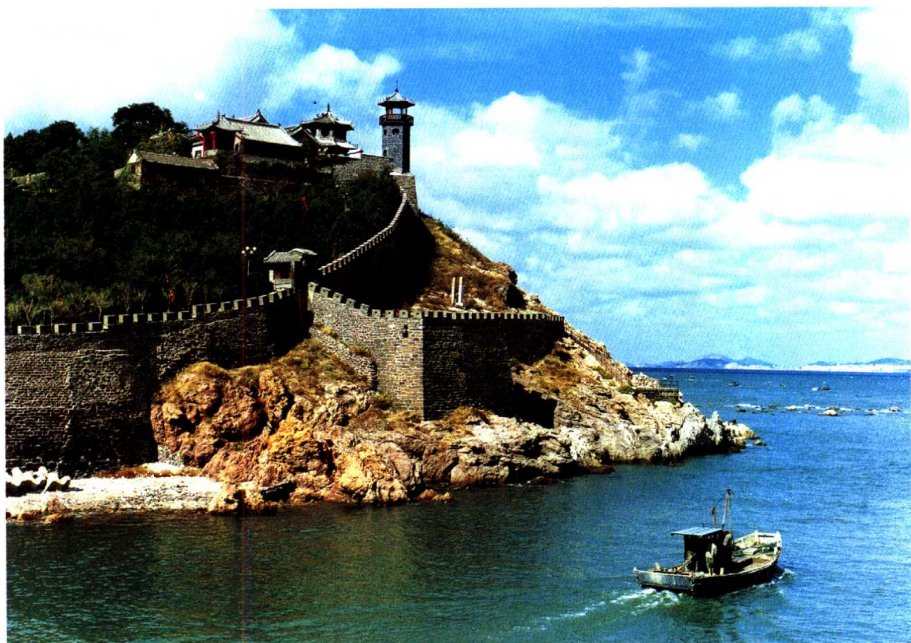
长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历城·神通寺四门塔



长清·灵岩寺辟支塔



蓬莱·水城及蓬莱阁



历城·九顶塔

总 序

吴官正

《山东文物丛书》就要付梓出版了。这是山东文物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和集中展示齐鲁文物整体风貌的综合性著述，是山东文化建设的又一项基础性、开创性工程，凝聚着几代文博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对此，应予铭记。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驰名中外的文物大省。早在远古时代，就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春秋以降，勤劳、智慧的山东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哲学、政治、军事、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医药、建筑诸方面，都有伟大的建树和杰出的贡献，留下了众多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论是历代流传的典籍，还是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都是古代山东人民创造精神、辛勤劳动和卓越才能的结晶，是先辈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实践成果和经验总结，是中华民



族绚丽多彩的历史长河的璀璨明珠，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借鉴的宝贵财富。

出版这部丛书，不仅在于回望历史长河，展示文化遗产，更重要的在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我们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新的世纪，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始终不渝地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人类文明成果，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努力创造新的文化成果，续写齐鲁历史的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是为序。

2002年9月

Preface

The Series of Cultural Relics in Shandong is about off press. It is a comprehensive work,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in Shandong history, covers up and shows a panorama of cultural relic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it is a new fundamental and creative project that embodies efforts and wisdom of generations of archaeologists and natural historians. They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Shandong Province is one of the fountainhead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s famous both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for its great amounts of cultural relics. In ancient times, it has developed the Beixin Culture, the Dawenkou Culture, and the Longshan Culture. Sinc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intelligent and hard-working Shandong people have created grand history and splendid culture. They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humankind in the fields of philosophy, politics,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art, education, medicine and architecture and so on, and left behind them a large number of rare cultural legacies. Both books in various period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objects unearthed in archeological research are crystallizations of creative, arduous and talented work of ancient Shandong



people. They are a sum – up of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s of ancestors in transforming nature, society and even themselves. And they are dazzling pearls in the splendi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y are also treasures that we can cherish and use for reference in building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eries is not just a retrospect of the long Shandong history and demon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Most important, it helps us carry on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enhance Chinese people’ s national self – confidence and the sense of pride, accelerate the pace of modernization endeavor and bolster up our sense of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elevating the Chinese nation in advanced ones in the world. In the new century, we mus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orientation of advanced culture. And we should inherit our fin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assimilate all the advanced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s mankind has ever created. In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we should keep pace with it and strive to promote cultural innovations and devote our wisdom and strength to the great rejuven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u Guanzheng
September, 2002

概 述

山东约在一万年左右进入定居的农牧业时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而独具特点的建筑，是中国历史建筑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

在两汉以前的数千年历史时期，山东在所有的建筑领域都留有丰富的遗存，而以大规模的城垣建筑最富成就。考古资料显示，山东是新石器时期城市建筑最为发达和密集的地区之一。目前，可以确认属于筑城遗迹的最早例证是小荆山遗址的环境遗迹，碳十四测年约在 8500 年左右。

大汶口文化遗址已发现 600 余处，不但覆盖了山东全省，也辐射到苏北、豫东、皖北。其聚落遗址面积小者数万平方米，大者 80 余万平方米，城址和礼制性建筑已绽露出曙光。夯筑技术在这一时期的使用无疑对筑城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龙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新发现龙山文化遗址超过千处以上，特别是连续多座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十分引人注目。以夯筑技术为代表的筑城技术在龙山时代开始进入成熟时期。1984 年发现的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是经过科学发掘证实的第一座龙山文化城堡，其重要收获



是发现了内外相套的两座龙山文化城址。1990 年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其中一项重大的收获是发现了龙山、岳石、周代三个叠压的城址。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 20 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城址之最。城址平面近方形，现已发现南、北两门，两门之间有道路相连接。城墙大部分挖有基槽，有的部位在沟壕淤土上夯筑起墙。从结构看，有石块和单棍夯筑两种，表明城垣有早晚之分，反映出龙山文化时期夯筑技术的发展过程。岳石文化城址的平面与龙山文化城址基本一致，城垣修筑在龙山城垣之上，而且也有早晚之分。城垣夯层规整，夯层坚硬，采用成束棍夯筑，夯窝密集而清晰。使用夹板档土的夯筑技术已与商周筑城技术无大区别。周代城垣修筑在岳石文化城垣的内侧。城子崖龙山城面积超过边线王龙山城址三四倍，是平粮台龙山城址的二十倍，联系城内深厚的文化堆积，丰富纷杂的遗迹叠压和打破关系，以及精美的陶器和石器等因素考虑，城子崖城址的性质可能已超出主要起防御作用的城堡范畴。而面积超过盘龙城商代城址的夏代城址的首次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早期城市发展的关键环节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东部早期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阳谷景阳岗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发现了大、小两个夯筑台基，大台基约 9 万平方米，小台基约 1 万平方米，虽然对其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但其意义仍然十分巨大。

两周时期，山东存在着齐、鲁、薛、滕、莒、郯、纪、莱等主要诸侯国，其中对齐、鲁都城的调查取得的成绩最具代表性。按《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国故城约建于公元前 9 世纪中叶，直到公元前 221 年秦灭齐为止，临淄作为齐国国都长达六百余年。秦汉时期，临淄仍是郡国的重要都城。现存遗址显示，齐故城由大、小城两部分构成，小城衔接在大城的西南角。大城周长 14158 米，小城周长 7275 米，总面积三十余平方公里。城墙全部由夯土筑成。已探出城门十一座，其中小城五座，大城六

座，十条道路和两处排水系统。宫殿夯土建筑基址集中在小城北部的“桓公台”和东北角的“金銮殿”周围，在桓公台的北边曾掘出一处西汉建筑群。鲁故城大致呈长方形，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3公里，城墙周长约12公里。已探出城门十一座，其中东、西、北墙各三座，南墙两座，并有干道与城门相连。城、郭采取大城包小城的形式。宫殿区居于郭城中部偏北，地下夯土基址的范围东西绵延约1公里。东北部的周公庙附近是汉代灵光殿遗址，殿基有两层，上层是汉代，下层属于东周时期的基址。官城北面有“市”，南郊有郊坛。官城、南城、郊坛呈直线，构成了鲁城的中轴线。主要建筑的布局基本符合《周礼·考工记·匠人》关于“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

(二)

以泰山祭山建筑和曲阜孔庙为代表的礼制建筑，既代表了我国追祭天地和崇祀祖先、先贤建筑的最高成就，也具有地域文化传承的鲜明特点。另外，两者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本身的兴衰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连。

泰山祭山建筑能够成为中国祀祭天地自然建筑的代表，根源是本身具有的文化特点。对于泰山文化的属性，许多学者从不同的文化层面进行过阐述，但封禅文化仍然是其最基本的特征。有关建筑也是在这一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从文献和考古材料所提供的结果看，泰山在有祠庙之前，存在一个相当长的“为坛而祭”的时期。泰山有文字记载且又遗存证明最早的礼制建筑有周明堂和汉明堂两处。周明堂遗址位于泰山郊区大津口乡的沙岭村，由采集到一些大型铺地砖和瓦片等建筑标本推测，该地明堂建筑最迟建于东周而延续到汉，与《史记·封禅书》和明《岱史》的记载相吻合。汉明堂遗址位于今泰山区谢过城村，采集到砖瓦



等建筑材料和陶器，早至商周，晚到两汉。关于汉明堂的形制，《史记·封禅书》记载：“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汉武帝所建造的这一明堂直至东汉章帝、安帝时仍在使用的。

《前汉书·郊祀志》载，至汉代开始形成对五岳五镇的祭祀，此外，还有四海四渎的祭祀，有的有庙，有的无庙则为望祭。五岳庙规制都极为宏大，其中岱庙尤为壮观。《大宋天贶殿碑铭并序》碑云：岱庙“辉景下烛，秦即作时；珍瑞云获，汉亦起宫。”“时”是秦代建筑中最能代表其时代特殊文化思想的一种祭祀建筑，岱庙朔追于秦，应为有据。1961年在西安西郊阿房宫遗址的北部，出土了一件来自泰山神宫的西汉铜鼎，盖上刻有“泰山官鼎”字样。1995年，在岱庙配天门、仁安门施工中，发现许多汉代遗物，包括几件完整的“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瓦当，这确凿证明，至汉代岱庙的建筑已经进入一个规矩有序的建筑高峰时期。至少自汉武帝始，历代统治者均重泰山之祀，为国秩定制，并以中国建筑史上最高规格的宫城形制来营造岱庙。

魏晋南北朝时期，岱庙已规模巍然，有关岱庙规模的记载也已相当丰富。宋代封禅礼仪由祭天转为祭神，庙堂殿宇也大兴拓广，经真宗和徽宗两代的大事增建，形成了历史最大规模，后世基本沿用其庙制。

曲阜孔庙不但在中国众多的历史名人祠庙中具有其特殊性，恐怕在世界的历史名人纪念建筑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例。由于历代对曲阜孔庙的建造均由中央政府拨款，祭祀有帝王本人或遣使主祭，具有极强的官方性，因而其建筑布局、规模、等级及庙的普遍性与其他名人祠庙也都有着显著区别。另外，曲阜孔庙形制与其他孔庙也不尽相同，它是在孔子故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座庙宇，祭祀列入国家祀典，规格最终升为大祀，但又主要由孔

子后代奉祀，因而成为由孔子故宅、孔氏家庙、帝王宗庙官室等因素构成的复合体。

按《史记》记载，孔庙建于公元前478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孔子逝世，鲁哀公亲祀孔子，尊孔子为“尼父”，并于第二年命祭祀孔子，孔子故居改建为祭祀的庙宇。汉高祖刘邦于十二年“过鲁，以太牢祠焉”，首开帝王祭祀孔子的记录。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朝廷以国家名义在曲阜正式建立孔庙。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以后，即使是少数民族入住中原的时代如金、元、清，对孔子的尊崇从未衰落，曲阜孔庙的维修与扩建也从未间断。

孔庙从孔子的三间故居逐步发展成四百多间规模的宫殿式建筑群，历史上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时期。隋代以前，孔庙尚未脱离孔子故宅的范围。两汉至隋代时期主要是一些修缮性的工程，对于庙制并无改变。宋、金、元时期进行了大规模拓扩。明代孔庙格局定型。明永乐十年一役，规制已与今庙基本相同。成化十九年进行了明初以来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维修。弘治十二年孔庙遭受雷火，焚烧了包括大成殿在内的殿庑一百二十三间，主要建筑几乎全部被毁。次年工程进行，弘治十七年才告完成，耗银十五万二千六百余两。这次大修和重建工程奠定了现存孔庙的规模。正德八年以孔庙为中心修建曲阜城更加突出了孔庙的地位。

曲阜孔庙有许多属于自身的独有成分：（1）纪念孔子的纪念建筑物构成祭祀建筑群体的重要部分，如故宅门、故宅井、鲁壁、杏坛、诗礼堂、孔子手植桧等；（2）家祭和官方的祭祀活动混合在一起，而且祭祀活动异常频繁，明清时期每年要祭四十多次；（3）曲阜孔庙建筑较早的袭用了帝王宗庙、官室的形制。元至顺二年（1331年），于庙四隅建角楼，仿王者官室角隅之制；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门扩为五重（即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大成门），比附天子宫室五门的制度；主体部分